



(上接8月17日A14版)

卫君梅对蒋志方已经有了一些了解，别看蒋志方不声不响，性格低沉，但他是一个长有犟筋的人，是把犟筋当主筋的人，如果不给他开门，他会这样一直敲下去。要是那样的话，会被过路的人看去，也会被申应娟听去，那样就不好了，一会儿就可能传得又是风，又是雨。为了让蒋志方尽快离开，卫君梅还是把门打开了。她没让蒋志方进屋，只把搬进屋的两个架子车轱辘搬了出去。大半个月亮在东边的天空升了起来，朦胧的月光洒了一地。架子车的上装在门口一侧的墙上依靠着，蒋志方把上装平下来，放在连接两个车轱辘的车轴上。架子车上装两侧下方，各刻有一个木槽，木槽正好卡在车轴上，车轴不转轱辘转，架子车便可以运行。架子车的轱辘是橡胶制品，里面可以充气，拉起来相当轻便。以前这里的农用运输工具是木制独轮车，载重量不大，推起来还死沉死沉。改用架子车之后，运输效率大大提高。一只秋虫在墙角叫，叫得断断续续，听起来如梦语。蒋志方接过架子车的车杠，身子进了两根车杠之间的车辕子，没有马上走，他小声说：嫂子，我想给你买一样东西，希望你不要拒绝。

卫君梅顿时紧张起来，问：啥东西？

手机。

啥是手机？

你没见过手机吗？手机就是移动电话，现在好多人都有手机。

噢，我知道了，手机我见过，我用不着。

蒋志方把玉米棒子拉到卫君梅家门口，不等蒋志方敲门，卫君梅就开门走了出来。她可能是听到了车轮在村街上碾动的声音，或是估计蒋志方该回来了，反正她一开门，蒋志方恰好走到门口。在丈夫陈龙民活着时，不知有多少次，都是陈龙民下班后刚走到家门口，卫君梅就适时地把门打开了。有一次下大雪，陈龙民是一路推着自行车走回家的，等走到家门口，他已经变成一个雪人。“雪人”还没开口叫门，卫君梅就把门打开了，赶紧接过自行车，放进屋里，并拿起扫把，为丈夫扫身上的雪。丈夫说真巧，他刚到门口，刚要喊开门，门就开了。卫君梅说哪里有那么多巧，巧都是从不巧来的，都是事先准备的，她准备了100个巧，99个都是不巧，只有这一个是巧。巧合的是，蒋志方也说了一个真巧。

卫君梅没有说巧还是不巧，她让蒋志方把架子车放下吧，她自己往屋里收拾。她还对蒋志方说：谢谢你！

蒋志方不愿听这样的客套话，没说不用谢。他听出来了，卫君梅没打算让他进屋，是想让他走。蒋志方不想马上走人，有些不舍地看着卫君梅。这可不是玉米地边的那棵松树，这是真实的卫君梅。松树不会呼吸，卫君梅会呼吸。松树不会说话，卫君梅会说话。松树身上散发的是凉气，卫君梅身上散发的是一波一波的热气。感到了卫君梅身上散发的热气，蒋志方应当感到温暖才是，他却突然打了一个冷战。

卫君梅注意到了蒋志方的冷战，她说：天凉了，你回去吧，别受了凉。

蒋志方说：嫂子，我上次跟你说的事，你考虑得怎么样了？

我没考虑，我也不考虑。我跟你说

# 黑白男女

## 第四章 挖掘自己的力量(中)

你要是有了手机，接听电话就方便了，打电话也方便了。

没人给我打电话，我也不给别人打电话。

等你有了手机，就有人给你打电话了，还可以给你发短信。

慧灵在屋里喊妈，说给她检查作业还没检查完呢。一辆摩托车从门前的村街上开过来，摩托车上如矿灯一样的灯光扫在卫君梅和蒋志方身上。卫君梅不再和蒋志方说手机的事，赶紧转回屋里去了。

蒋志方抬头看了看越升越高的月亮，迟疑了一会儿，这才拉起架子车，向村外的玉米地走去。村街里的电线杆子上有几盏路灯，走到村外，路灯就没有了。他等于是第一条道走到黑，越走越黑。走到村外，没有了路灯，倒显出了月光的明，越来越明，他又等于一条道走到明。借着月光照明，他把架子车拉到玉米地里，往车厢里装玉米棒子。

玉米棒子放进

车厢时，他听见响声有些

大，如棒槌捣衣，几乎吓了他一跳。再往车厢里放玉米棒子时，他就轻轻拿，轻轻放，尽量不发出声音。田野里秋虫的叫声

比较繁密，随

着天气渐凉，秋虫像是在进行最后的歌唱，进行告别演出，声调里难免有一些忧伤。月光只照着蒋志方一个人，他有点想哭。装完了玉米棒子，他没有马上拉起架子车回村，在支在地上的架子车的前端坐下了。月光从天空照下来，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。他的影子是弯曲的，显得有些黑。他要好好想一想，他是谁？他到这里究竟要干什么？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？他有了思路，但他并没有抓住自己的思路，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，他刚踏上思路，还没问清自己是谁，思路就模糊了，一如月光下的田野。事情的雷同在于，卫君梅走神时把神走到了玉米地，他呢，在想象中也仿佛看见卫君梅来到了他身边，他有些激动，说嫂子，你总算来了！

我来怎样，不来又怎样？

嫂子来了就好。

来了有什么好？

来了当然好，说明嫂子还知道地里有个我，说明嫂子还算理解我的心。

你的心是什么心？

嫂子知道。

我不知道。

日久见人心，时间长了

嫂子就知道了。

是猫头鹰的叫声，把蒋志方从想象中拉了回来。从想象中回到现实的蒋志方，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的想象，他觉得自己的想象并不是完全凭空，实现的可能并不是一点都没有。也许卫君梅真的到玉米地来了，只不过没有走到他身边。卫君梅或许藏在没有割倒的玉米棵子里，正在里面观察他。卫君梅或许躲在地边山埂的树后，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表现。这样想着，他就往玉米棵子那里看。站立的玉米棵子有些发黑，像一堵墙壁。他的目光碰了“壁”，没有看到什么。他又向一棵小树那里看。一看小树不要紧，越看越像卫君梅站在那里，上面是卫君梅的头，下面是卫君梅并立的腿，中间是卫君梅的腰身。卫君梅不说话，也不向他招手，就那么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。卫君梅似有些怨艾，又像是和谁赌气。蒋志方怎么办？他呆着不动吗？两个人就这样保持着距离吗？不能，距离是让人缩短的，是为了拉近的，蒋志方不能错过这个和卫君梅拉近的机会。于是，蒋志方站起来了，小心翼翼地向卫君梅走去。他走走停停，像是给卫君梅留些思想上的准备，以免惊着了卫君梅。又像是担心一下子和卫君梅走得太近，卫君梅会还原成一棵小树。担心什么就有什么，当蒋志方离卫君梅越来越近时，卫君梅到底还是呈现出了小树的轮廓。蒋志方想起来了，他白天看见过的，这是一棵还没有长大的松树。蒋志方没有泄气，因小树在月色中幻化成了卫君梅，他觉得小松树看起来也很美，也很可爱。



了，我只跟我的两个孩子在一起。

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，我等你。

你不要等我，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年华。天底下的好女人多得是，你该找谁找谁去。

我就看着你好。

你看着我好瞎搭了。你看着我好，不等于我看着你好。他看我好，我也看他好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。可惜这个人不在了。我不说，你也知道这个人是谁。卫君梅说罢，只管从蒋志方手里要过车杠，两手一掀，把车厢里盛的玉米棒子倾倒在地上，将架子车的上装卸下，依旧靠在墙上，搬起车轮进屋去了。进屋之后，卫君梅掩上了门，没有再出来。她连倾倒在地上的玉米棒子也不再收拾。那些躺在月亮地里的玉米棒子有些失落，它们像一群没了娘的孩子。

月光落地静无声，蒋志方快快而回。

申应娟是发现了一个陌生男人帮卫君梅收玉米，夜里往卫君梅家送玉米，又开始骂他们家的羊。他们家的羊是一只母羊，大概因为母羊的生活太好了，吃得太肥了，到了该发情的时候也老不发情，到了该走羔儿的时候也不走羔儿。每当申应娟需要骂卫君梅的时候，就把矛头对准那只不会争辩的母羊。母羊不

给她生小羊羔儿，不给她生财，她有理由骂母羊。名义上母羊是替罪羊，实际上，替罪羊是卫君梅。申应娟对母羊的谩骂是拟人化的，她骂母羊骚，母羊浪，母羊三天不挨捣就急得跳墙，上

房。她骂母羊：谁不知道你的屁股翘，奶子大，哪个公羊都想往你身上跳。一个公羊往你身上跳了还不够，你想让10只公羊，100只公羊都往你身上跳，把你的水门弄得翻赤着。公羊在家里弄了你还不够，你还把公羊带到玉米棵子里弄你。公羊大白天弄了你还不够，你还调着屁股让公羊在月亮地里弄你！骂着骂着，她就把羊和人混为一谈，说你个千人日万人骑的东西，你真不要鼻子啊，真不要脸啊！一个人唱歌，老是得不到掌声，唱歌的积极性很难维持。一个人骂人也是，如果她的骂得得不到回应，她也不甘心。申应娟骂了母羊这么多，拴在院子里一棵枣树上的母羊在地上卧着，一声不吭，一动不动，很安详的样子。这不行，申应娟必须整出点动静来。她从柴草垛边拣起一棵湿玉米秆子，在母羊的屁股上抽打起来，一边抽，一边骂：我叫你浪，我叫你不要脸，我打死你个浪八圈儿，我把你的脸皮揭下来！申应娟这样做，如同有的歌手在向观众

要掌声。只不过，她不是向观众挥手，而是用玉米秆子抽母羊。还好，母羊总算没有辜负她的期望，母羊站起来了，围绕枣树转了两圈儿。母羊没有手，不可能鼓掌，但母羊咩咩叫了几声。别管如何，申应娟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，总算得到了一些回应，她情绪高涨，骂得更激烈，也更恶毒。她的目的是把卫君梅骂得耳朵发烧，身上起潮，出来接羔儿。只有那样，她才能充分施展骂人的才艺，好好和卫君梅较量一番，最终把卫君梅打翻在地。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8月19日A14版)

